

錫山過商侯原編
鹽城印水心增訂

第一冊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讀本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編輯大意

一本編就錫山過商侯選錄原本編訂，而加以修正，並增入明清兩代文，使由周秦以迄近代，成首尾一貫之書。其文章義法，則悉本桐城，於過選之闕者，補之，粹者存之，以備學校教科及自修之用。顏其名曰古文評註讀本。

一過本分十二卷，前則合爲六卷，而以朝代先後次第之。首周文，左傳爲一卷，國語、公穀、檀弓、國策、楚詞爲一卷，次秦、漢、三國、六朝文爲一卷，次唐文爲一卷，次宋文爲一卷，次明、清文爲一卷，使讀者順時代遞嬗而下，無逆流倒溯之苦，且可藉以窺我國文章之源委，及歷朝文學之變遷。

一文之有評，始於劉勰 文心雕龍，鍾嶸 詩品，註則昉於漢、唐經生之傳註六經。本編舊有評註，或詳或略，頗多未備，茲則重加釐訂，既不敢存固今之見，亦

不敢蹈附古之非。

一評與註，名既不同，用亦各異。評，主揭示作法，凡經營結構，及一切離合變化，屬之註；主解釋音義，凡音聲訓詁，及一切考證屬之。本編按照近日教授書與參考書兩例編訂，先評後註。評則於文中章法、句法、起訖停頓、精神脈絡，及作者之用意，或採舊說，或出新意，無不鉤章摘句，逐一標明。註則於文中隱僻典實，及辭旨艱深之處，無不詳搜博討，語焉加詳，務使讀者無不可識之文，無不可解之義，藉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舊本評註，多夾雜行間，最易橫隔文氣。本編略仿周秦以前經注別行之遺意，凡有評註，悉附全文之後，間遇關鍵筋節處，不能不重爲點明者，則提列上方。惟各篇分段處，則採用節釋之例，附列各節之下，使讀者分之則條理井然，合之則一氣貫串。

一今之提倡白話文者，率多詆毀古文，殊不知古文與白話，形式雖殊，精神則一。本編於每篇正文外，不論難易淺深，悉演爲白話文，言文對照，讀者可比合參觀，可以探吾國語文一致之源，可以窺今日新舊文學之奧。

一白話文雖盛行今日，其精神上所以不及古文者，則以天南地北，齊楚殊途，粵語吳聲，方言各異，讀者往往開卷茫然，反視古文爲不易辨識。本編力矯斯弊，每篇白話，皆以國語爲主，音清字朗，絕無俚言土語，錯雜其間，庶幾文軌混同，遠近一轍。學者得此，既可擷古文之菁英，又可作白話文之範本，一舉而兩善備，斯則本編區區之微意也。

一本編既演爲白話，一切評註，祇求淺顯，不取艱深；故前數卷評註，皆用白話文，後數卷則稍參以文言，使讀者循序漸進，無扞格不入之弊。

一本編除評註外，兼事校讎，每篇文字異同，悉察原書校正，或數本並行，則遵

從善本。如管晏列傳贊，貨殖列傳序，其中皆漏略兩行，茲依監本史記補正。馬援誡兄子嚴敦書，茲依欽定漢書補正。韓愈原道，漏去經曰三句，茲依東雅堂本補正。蘇軾范增論，漏去首段，茲依東坡七集本補正。其他字句中，或引用偶錯，或刊刻沿誤，苟管見所及，無不隨手訂正。但不復註明某本作某字，或作某某，以讀本與校勘之書，性質不同故也。

一本編增人之明，清兩代文，悉照原選體例，其評註及白話演述，亦依前例。但李善註文選，初註再註，以至五註；蘇頌濱註老子，晚年改定尤多；此編雖一再鉤稽，而疏謬之處，仍所難免。尙希博雅君子，時賜匡益，俾於再版時得能更正，不勝厚幸！

編者謹識

對照文

古文評註讀本卷一目錄

鄭伯克段於鄆(左丘明).....	一
周鄭交質(左丘明).....	七
石碏諫寵州吁(左丘明).....	九
莊公戒飭守臣(左丘明).....	一二
曹劌論戰(左丘明).....	一六
齊伐楚盟召陵(左丘明).....	一九
宮之奇諫假道(左丘明).....	二二
重耳游歷諸國(左丘明).....	二六
介之推不言祿(左丘明).....	三四
展喜却齊師(左丘明).....	三七

燭之武退秦師(左丘明).....	三九
蹇叔哭師(左丘明).....	四三
秦師入滑(左丘明).....	四五
晉敗秦師於殽(左丘明).....	四八
趙盾弑其君(左丘明).....	五二
楚子問鼎(左丘明).....	五八
楚歸晉知罃(左丘明).....	六〇
呂相絕秦(左丘明).....	六三
晏子不死君難(左丘明).....	七〇
季札觀周樂(左丘明).....	七二
子產論尹何爲邑(左丘明).....	七七
夾谷之會(左丘明).....	八〇

莊公失
愛叔段
得寵出
齊說
「請制」
勿許
請京
使居
因爲
地大
博後
不易
伏哩

左傳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三年

左丘明

是魯國的史官、因孔子春秋之經而作傳、名爲左氏春秋、又作國語、因爲失明、故後人爲盲左、姓左名丘明、亦說雙姓左丘、單名明、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

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以上敘莊公見惡之原因及姜氏溺

愛之罪惡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句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

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

百忙中
插入警
喻使莊
公有所
戒懼
「多行」
句莊公
之心何
等陰險

莊公前
既寬容
又以此
有伐罪
京之舉
可知莊
公的
手段了
春秋
法直揭

使滋蔓蔓上三。句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以上敘叔段之驕縱及莊公之容惡是一片殺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上六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句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句將崩。以上再敘叔段之驕縱及莊公之容惡是一片殺機殺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以上敘叔段謀叛及莊公克段是一篇主文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以上解釋春秋書法直揭莊公之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以上敘其弟以及其母仍是一片殺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莊公的罪惡前段望雨讀像凄風後段似和風照日有虧得叔穎考叔和不解否則如何結局

食。句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以上敘莊公天良發現。穎考叔因機善諫。卻轉入太和元氣。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以上借君子論贊考叔作結。

評

到底叔段不過一驕弟。若是莊公隨處指教。亦未嘗不能化驕爲謙和。那裏知道他初說一姑待。繼說「無庸」竟釀成叔段的罪惡。罪惡既深。又與師討伐。莊公的小腸何其狠。手段何其辣呢。到了後來。母子如初。並不聽說反弟於國。是悔猶得半而失半了。總而言之。莊公始終是一個不仁的人。官左的筆墨。亦真綿裏藏針。能將狡猾心事。曲曲描出。

註

●【鄭武公】鄭是國名。在今河南開封縣治。武公名友。是鄭國之君。
●【申】國名。在今河南宛縣。
●【寤生】就是難產。
●【亟】讀如氣。是屢次的意思。
●【制】鄭國縣名。在今河南汜水縣。

【嚴】當險字講。【號叔】號是國名，號叔就是魏國的君主。【京】鄭國縣名，即今河南滎陽縣。【京城大叔】大音泰。【祭仲】祭音蔡，祭仲，鄭大夫。【都城句】古時凡縣有先君的宗廟，就叫都城，方丈叫堵，三堵叫雉，一雉的牆長三丈，高一丈，就是說侯伯的國，其城祇有三百雉，若所封兄弟的郡城，自然比不上國，那麼他的城就不能過三百丈了。【參國之一】參同三，三分其國的一份，就是一百雉。【滋蔓】植物的細莖，向着各處延長發生，叫滋蔓，所以喻事物發生沒有底止，也叫滋蔓。【鄙】邊境叫鄙。【貳】是兩屬的意思。【公子呂】字子封，鄭國的大夫。【廩延】鄭縣名，今河南延津縣。【完聚】是完其城郭，聚其人民。【鄆】音煙，鄭地，今河南鄆陵縣。【書】就是孔子所作的春秋。【不弟】是說叔段不盡弟道。【寘】讀若志，是禁錮的意思。【穎】鄭地名，在今河南臨潁縣。【黃泉】地下的泉，就是說死後葬在地下的意思。【穎考叔】鄭大夫，這時做穎谷典封疆的官。【闕】讀如掘，即當掘字講。【隧】音遂，就是地道。【君子】這是左丘明特地設君子作爲論斷，其實是自稱。【不賈】謂孝子之心，沒有窮盡。

白話演述

從前鄭武公娶了申國姓姜的夫人，名叫武姜，生了莊公和共叔段。這莊公是寤生的，怎麼叫寤生？就是生產時，很覺爲難，嚇了姜氏，所以取名寤生。姜氏爲了這一點緣故，就不喜歡他，卻歡喜共叔段，打算

立叔段爲太子，所以屢次請求武公，那武公只是不肯答應。到了莊公卽位，又來要求姜氏制的地方封他。莊公道：「制是很危險的地方，從前虢叔就死在那裏；若是別的地方，總可聽母親的命。」於是姜氏又要求京的地方，莊公就將京的地方封他，從此大家就稱他做京城大叔。當時祭仲聽了這個消息，便對莊公道：「都城過了三百丈，便是國家的禍害，從前祖宗的制度，大城和本國比較起來，不過三分之一，中等的城不過是五分之一，小城只有九分之一。現在京城太大，不合法度，那就不是祖宗的制度了！你怎麼當得起呢？」莊公道：「姜氏要這樣，叫我那裏能避這禍害呢？」祭仲答道：「姜氏那裏有什麼厭厭足的時候呢？不如趁早打着罷！切莫讓他蔓延開來，若既蔓延，就不容易除的了。蔓草尙且不容易剷除，況且是君的寵弟嗎？」莊公道：「他既然多做不義的事情，必定不得久長，你不必性急，等着便了。」沒多時，大叔傳出命令，叫鄭國西邊北邊的百姓，都一起服屬了他。這時公子呂就對莊公道：「一國不能有兩個君主，你到底怎樣？若是把鄭國送給他呢？那末我就去服事他；倘然不送給他，那末就請你趕快除掉了他，不要使百姓生了別的念頭。」莊公道：「不要緊！將來禍害自然總要及到他身上的。」可是大叔又將西邊北邊，常做自己的地方，一直到了廩延纔住。子封又道：「可以發動了！地方既多，人心歸向他的也多了。」莊公道：「他做了不義的事，就沒有人歸向他；地方雖多，終歸失敗的。」後來大叔又修固城郭，預備兵器，招募士卒，不日就要暗攻鄭國。姜氏約就日期，作爲內應，將要引他入城了。莊公聽得他已定期，就說道：「現在真可以發動了！」就命子封領了兵車二百乘，一逕去伐

古文評註讀本 卷一

京、京城的人，果然都反叛了大叔段，於是叔段逃走到鄆的地方去。莊公就一直攻打鄆城。五月辛丑這一天，大叔被追不過，又逃到那共國去了。魯國的史官，便寫他在冊上道：「鄭伯克段於鄆。」這句話的解釋，就是因為叔段不盡弟道，所以不叫他是弟。這事有些像兩個君主的攻伐，因此下了一個克字，稱呼國名和爵名，是譏他失教的緣故。這就是鄭伯一意要殺大叔的心志呢。大叔本不是君，所以不能說他是出奔，這都是官吏不容易措辭的地方。莊公既將大叔除掉，趁勢又將姜氏置在城穎地方，並且立誓道：「不到黃泉，我再也不願和你相見！」沒多時，覺得這話說得太過分，有些懊悔起來了。那時穎考叔正做了穎谷的官，聽了這事故意借貢獻的名，到莊公那裏去。莊公便賜他吃飯，他吃飯的常兒，拿肉放在旁邊，一口也不吃他。莊公便問他為什麼原故如此。穎考叔答道：「我有母親在家，我自己的東西，他老人家都吃過了，只是君王的小菜，卻沒有嘗過，所以我要將這肉帶回去給母親吃呢。」莊公嘆道：「唉！你有母親，可以帶肉回去給她吃，怎樣我獨沒有呢？」穎考叔道：「敢問這句話，是什麼解釋呢？」莊公就將以前情形，從頭至尾的告訴了他，並且說已經懊悔了。穎考叔答道：「你這擔什麼憂呢？若把地掘到泉水，發現處開一地道，就可大家見面了。還有那個說你不是呢？」莊公就照他的話做去。莊公進了那地道，隨口唱一句詩說道：「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氏走出那地道，也隨口唱一句詩說道：「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從此母子倆，就像從前沒有事的一般。當時君子就論這件事道：「穎考叔真是個純篤的孝子呀！愛自己母親的孝心，曾推行到莊公的身上去的。」詩經上說：「孝子不

「隱、永錫爾類。」這就是道中了「穎考叔純孝的這句話呢！」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丘明 見前、

曰武曰
陰險的
心腸全
爲揭出

把兒子
換絕
妙一種
抵押品

強取一
麥一禾
了才消
悶氣中
兩可一
字極言
明信的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以上段交質之緣起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敘交惡之情形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藇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洄酌昭忠，信也。以上借君子論斷交質作結

評

人有怎麼樣的心，卻遮掩不得，終要露出馬腳來。在事未破綻時，兩邊把兒子作抵押品，表明自

己的信用，似像鐵石一般。那知信用不從中心發現，卻是沒有益處；所以後來終要弄出禍事來了。後路歷引微賤的東西，爲明信的憑證，借鏡風雅二篇詩，也是這個道理。

【註】

①【武公莊公】武公是莊公之父，莊公名寤生。②【平王】是周天子，名宜臼，因犬戎殺了幽王，他便遷都到洛邑地方。③【貳】與二同，當不專一講。④【號】是國名，就指着西號公號仲。⑤【鄭伯】指着鄭莊公。⑥【交質】兩邊把東西作抵押，爲交質，質讀如志。⑦【丹】當給與講。⑧【祭足】祭音蔡，就是祭仲，是鄭大夫。⑨【溫】周縣名，在現在河南溫縣。⑩【成周】就是現在河南洛陽縣。⑪【明恕】恕是不暗昧，恕是不忌刻。⑫【要】平聲，當結字講。⑬【問】去聲，音諫，作離間解。⑭【澗】澗，沼沚，山間的水叫澗，小川叫溪，曲水叫沼，小渚叫沚，毛就是澗溪沼沚內的草。⑮【蘼蘩蘊藻】蘼，是蘼蘼，蘩，是白蒿，蘊藻，是水草。⑯【匭匭】都是竹器，方的叫做匭，圓的叫做匭。⑰【錡釜】錡，是有腳的鍋，釜，是無腳的鍋。⑱【橫汙】是像蓄不流的水。⑲【行潦】就是路中水。⑳【薦】作祭字講。㉑【黍】當進字解。㉒【風】詩國風。㉓【雅】詩大雅小雅。

白話演述

鄭武公和莊公，他父子相繼，做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因爲鄭伯專權，就起了不信任的思想，暗地裏把政事給號公管理。那鄭伯知道這個消息，心中很有些怨王，平王卻遮蓋說沒有這事，因此有周鄭交質。

一事什麼叫做交質？質是典押的意思。因為彼此互啓猜疑，居然實行交質，無非欲鞏固國際上交際地位罷了。平王就叫王子狐往鄭，莊公就叫公子忽往周，從此周鄭和好如初，這不是交質的效果麼？後來平王崩了，周朝的臣子要將政事委託虢公執掌，莊公大不爲然，就於四月的時候，叫祭足率兵前去，奪取溫縣的麥，又於秋間，奪取成周的禾，因此周鄭失和，互相猜惡，就不能和從前一樣了。所以後來的君子說：『凡事總要誠信，如果信不由中，只怕交質也沒有益處呢！大凡天下的事，第一要明，沒有暗昧的心志；第二要恕，沒有苛刻的行爲；而又能要結之以禮，自然誠信相孚，即使不實行交質，難道還怕人離間麼？如果能够曉得明信兩個字是實際上的要點，末澗溪沼沚的草，蘋蘩藜藻的菜，筐筥錡釜的器，橫汙行潦的水，這幾種物品，才是最菲薄的東西，可祭祀鬼神的祭品，可以做燕享王公的食品，況且有國的君子，聯合彼此的感情，如果能够以信禮爲本，不失信用，不背禮法，那交質一事，斷然是不必的。』風上有采芣采芣的兩篇詩，大雅上有行葦同名的兩篇詩，把詩的意義解釋起來，明明說能夠有忠信的心思，不論什麼菲薄的東西，沒有一件不可以用的。』

石碯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丘明見前

「無美而一」四字就「是文」起點有寵而好兵一早已結了四句一氣遞下斷定世有這核人這二順道二字的禍福的關頭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謂賦頌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以上敘桓公之來歷。很正當。見得莊公不當更寵嬀人之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以上敘莊公之溺愛石碏之進規。具見老成謀國的深心。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以上不聽忠言將肇禍亂。

評

世界上不好的兒子，都是從愛而不教弄出來，州吁的罪惡，也全是莊公釀成的。石碏一篇話，明